

读书季
Reading

青的春

QING DE CHUN

刘涛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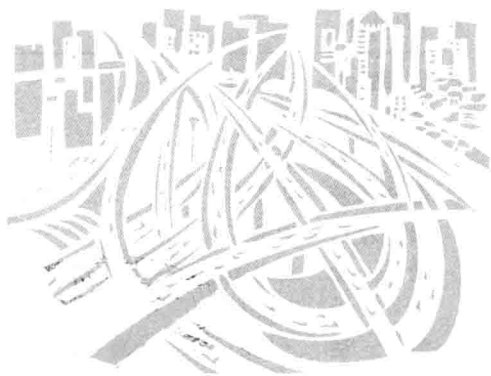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青的春

QING DE CHUN

刘涛 著

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的春 / 刘涛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008-5781-5

I. ①青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85570号

青的春

- 出 版 人 李庆堂
责任编辑 吴 迪
责任校对 张圣南
责任印制 栾征宇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(010) 62005039 (营销出版部)
(010) 82075934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60千字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2.0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于联海的身上被管教用力地拍了一下，然后被子被掀开了三分之一，于是他醒了。身边的其他人也和他的遭遇一样，接着他就听见从走廊传进来的起床号声。他摸索着穿衣提裤，墙上的钟显示的是清晨六点。

睡在靠暖气边上的彪哥踩在暖气片上，踮着脚伸着脖子，透过换气窗向外看。力气用完了，好容易下了地，他冲着屋子里包括于联海在内的七个人信誓旦旦地说：“我靠，外面下雪了。今天出操肯定就是扫雪。”

其他人马上表现出争先恐后的态度，都要帮彪哥干，只有于联海没有反应，低着头穿鞋。就在他没有一点防备的情况下，后背生生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拍了一掌，钻心地疼。打他的就是彪哥：“广东佬，你个小白脸，你要死啊？别人态度都很积极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于联海没有抬头，继续忍着疼穿好了鞋，刚想站起来，肩膀又被彪哥按住了，只能坐在床边，两只眼睛正好看着彪哥挺着的大肚子。彪哥又一发力，几乎是提着于联海，把他按在了自己的床边：“广东佬，几天不弄你，又拽上了？先给我把被叠了。”于联海没有二话，只能照办。

彪哥原名叫王彪，是个老北京，父母都是郊区的农民。王彪三十好几的人，结过婚也有个三岁的女儿，后来一直没有工作，就好打麻将、喝酒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最后到了要卖房子的地步。王彪的妻子和他大吵大闹，他一冲动把房子给点了，妻子为了救孩子，死了，法院判了王彪过失杀人。在这间牢房里，王彪年纪最大，身材最魁梧，脾气最暴，所以自封狱霸，众人俯首称臣。

初冬的北京，寒冷已经咄咄逼人了。入冬的第一场雪将这个郊区的监狱包裹在一片寂静之中，就连平日里的鸟儿也不再光临。操场上倒着几棵枯树杈，好像难以辨明的尸体。

于联海跟在队伍后面，身上扛着大扫把，灰色的队伍一点点靠近白色，犹如调色板上的较劲。他把手伸进背后，揉了揉刚才被彪哥拍打的部位，冰凉的手一触及到伤处，顿时舒坦了不少。

管教把所有人带到操场以后，一一做了分配，最后躲到了一边，几个人聊起了天。围墙上的高压电网就好像是一个五线谱，默默谱写着寂寞之歌。只有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依然威严，一丝不苟。于联海卖力地扫着雪，而心里却什么也没有想，就仿佛是一个机器人。他无数次确定过，自己已经快接近无欲无求了，只当这一切是在修行。

人群中已经有人在偷懒了，嘴里嚷嚷着，偌大点包干区扫了半天还是白茫茫的一片。于联海包干的花坛周围已经呈现原景，末了他哈了哈气暖暖被冻得通红的双手。双手刚刚回温，身后被人狠狠地踹了一脚。

忍着剧痛，于联海转过头。彪哥虎视眈眈地瞪着他，脸上的五官都拧成了一堆：“广东佬，你扫完了？挺卖力啊？来，把我那块也扫了。”

很快一帮小崽子一样的彪哥追随者，手贱了吧唧地在于联海的

身上推推搡搡。一个叫猴子的犯人挺着瘦干干的躯干说：“对啊。赶紧帮彪哥扫了。听话，学乖点对你有好处。”

彪哥在一边美滋滋地跺着脚，眼睛却没有瞅着于联海。

远处的管教也好像根本没有看见这群人在干什么，于联海望了望远，彪哥的包干区几乎没有动扫把。他几乎是被“拥戴”着推到了彪哥的包干区。他重新卖力地扫了起来。身后笑声一片。

在于联海进来的这三个月里，其实这样的欺负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他知道自己很懦弱，但是他根本没有勇气去反抗，很多时候，人只要失去抗争的念头，就等于是现实的奴隶。

早饭的时候，于联海实在是太饿了，稀粥来不及晾凉就灌了下去，嘴里烫得生疼。他昨天晚上就孝敬了彪哥一个馒头，剩下的一个馒头加两碗清汤勉强把胃给撑了起来，夜里肚子叫个不停。现在急着吃就是想在彪哥还没有注意他时就尽快吃完。这一烫不要紧，稀里哗啦又都吐了出来。众人哈哈大笑。

彪哥不怀好意地说：“广东佬，嘴疼吃不了了吧？”

于联海望着彪哥没有说话。

“吃不了，不能浪费。拿过来，我帮你吃。”彪哥说着就要起身来端于联海的盘子。

好事的猴子，身手敏捷，容不得于联海客气，端起于联海盛饼的盘子，递给彪哥。

彪哥直接抓起本来就不大的面饼，一口就咬下去了一半。

于联海低着头，一口口喝着剩下的小半碗稀粥。好像这件事和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一样。

小崽子们在一旁起哄：“哈哈……小心别再烫着嘴了。”

铁窗外风声正起，铁窗内笑声渐停。

说到于联海过去，就必须提到一个人，他的发小，龙一豪。

同年出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哥俩儿，他们生活在广东省珠海市的一个叫沙岗的渔村。他们的父亲都是地地道道的渔民，整个村子的男人基本上都靠出海打渔来养家。每每母亲们在空地上织网，小孩子们就结伴追逐嬉闹。一次，于联海的父亲出海打渔，遇到了风暴，就再也没有回来，那一年他只有五岁。

后来于联海的母亲又嫁给了同村的一个老男人，也就是于联海后来的继父。继父对于联海比较冷漠，几乎没有对话，所以于联海，每天都小心翼翼地生活，生怕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让继父讨厌。就算在外面受到欺负，于联海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小心我叫我爸揍你，只能默默地走开。每到这时，只有龙一豪拉住他，直视强者，甚至抱打在地。从那时起，幼小的于联海就感觉，龙一豪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的人，这种感觉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推移，成了习惯。

回忆渔村的童年，是两个人北漂时最温暖的时候。年迈的父辈几乎都患有风湿病，早早地佝偻着身板。机械化的捕捞，商业化的经营模式，加之过度的捕捞让曾经的渔村已经不再繁华。沙岗乃至珠海的很多年轻人都选择了外出找工作，包括澳门、深圳、广州，还有上海和北京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于联海和龙一豪学习成绩都不错，高考之后双双都进了京。于联海学的是贸易专业，龙一豪学的是新闻传媒专业。

刚刚进入单位的于联海工作非常努力，表现也很好，深得部门领导的赏识，每每有什么客户宴请也都愿意带上他，无论陪酒还是服务，于联海都是尽心尽责。一切好像步入正常，就像很多北漂的人一样，单位、地铁、出租房三点一线。

相比于联海，龙一豪的童年就比较温暖，只是父亲在他大学时

就过早地患上了风湿病，身体也不太好，家用都是母亲在城里打工来维持，所以他于联海的大学费用都是靠勤工俭学挣来的。毕业后龙一豪进了一家不错的青年报社，每天跑来跑去，忙碌但是充满希望。

北京外环有许多合租房，多是隔断，很多人叫它鸽子笼。由于收入有限，初入北京的外地打工者都会选择这样便宜的落脚点，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。

大学毕业，刚刚搬进出租房的时候，于联海在整理自己的房间，龙一豪就在另一间里骂骂咧咧：“老于，你说我们怎么住啊？还不如咱们渔村的一个茅房大。”

于联海没有回答，继续手里的活儿。

龙一豪不耐烦地走到于联海的背后，手里拿着一本书顶了顶他的屁股：“喂，你哑巴啊？和你说话呢？”

“阿豪啊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以后你我有了出息了，我们租一个大套间，你住主卧。”

龙一豪笑了笑，脑子里畅想了一下未来，接着又说：“我一个人住有什么意思，和我们班的班花一起住那才爽呢。”

于联海也配合地点点头：“就是那个北京女孩，你心中的女神啊？”

“那必需的，我的女神在我的心里的地位那是不可代替的。”

于联海不怀好意地闷笑着。

龙一豪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一边收拾，一边心里想，真不知道我的女神现在躺在谁的床上呢。大学那会儿，龙一豪追了班花好长一段时间，可是人家女生嫌弃他是外地的，家境也不太好，盘算了一阵子还是婉言拒绝了可怜的他。尽管被拒绝，龙一豪的心里还是对

女神念念不忘，很多东西因为得不到，时常想想也是一种动力。

鸽子笼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，两个人早出晚归，地铁上来回就要花去三个小时，除去工作和睡觉的十六个小时，其他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就剩下五个小时，很多时候简单吃完晚饭，只能上会儿网就睡觉了。

龙一豪刚刚进入报社，按常理应该好好表现一下，于是他要求去新闻一线，直奔法治新闻和突发事件。同事劝他，时政新闻、民生新闻、体育新闻和娱乐新闻素材多，好采访还能接触政府和企业以及成功人士，可以积累人脉，红包也不少；跑一线素材没有保障而且还比较危险，红包就更甭提了。但龙一豪自己清楚，只有跑一线才更有可能出成绩，拿新闻奖，才能在报社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收入，这样他才能在北京真正立住脚。

北京这座城市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，所以这里不缺梦想；北京破灭了太多人的成功梦，所以这里冷酷丛生。梦在这里生也在这里死。北京就像是一杯水，可以融化甘糖，也可以滋生污垢。

那是北京一个入夏的夜晚，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，面对着主编的退稿，他明白这次已经是主编第三次枪毙掉了他的稿子。陈词滥调没有新意，冲击力不够，对现场描写不精彩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现场照片没有说服力。等等。这些批评让他陷入纠结，反思自己最初的选择，开始怀疑自己的采访能力。就在这时，热线电话响了，值班热线记者又刚好不在，偌大的开放式办公室里就只有龙一豪一个人。他环顾四周再次确定只有自己此时存在，他大步走到电话旁，拿起电话：“喂，您好，这里是青年报。”

拿着听筒，龙一豪的眉目紧锁，表情一下子紧张起来，也刻意控制了喘气声，仔细听着电话。原来有市民反映自己家的小区地库

有人开赌场。每到晚上，一些陌生人，开着车在地库进进出出，人员众多，外地口音掺杂，甚至周边社区和工地的人都过来试试运气。组织者也很敬业，放哨的、领路的、放贷的一应俱全。

龙一豪一听这新闻线索，心里就炸了锅，兴奋胆怯交替上升，放下电话，左思右想，他决定大干一票。向领导汇报完，他取来了微型照相机和摄像机，又取了两千块钱现金当筹码，打的直奔线索小区。在小区里龙一豪佯装过来找亲戚的，四处转了好几圈，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现象，举报电话里面说的地库，他也下去了两次，依旧没有发现有什么可疑之处。正当他拿出手机准备再给举报电话拨过去确认一下的时候，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轻轻拍了一下龙一豪的肩膀，根据小孩稚嫩的发音他判断出，拍他的是一个男孩。

“大哥，是来要钱的吗？”

龙一豪浑身打了一个激灵，后背马上冒出了一层冷汗。夜幕下，黑暗的楼阴中，月光被完全挡住。他定了定神，目光移到男孩脸上，却还是看不清轮廓。他在心里想，要是回答肯定，会不会被人拖走暴打一顿，回答否定又担心打草惊蛇。为难之时容不得多想，反正豁出去了，于是他赌了一把：“嗯，听别人介绍，今天想过来试试手气。”

男孩殷勤地说：“那大哥您跟我来，我带你进场子。”

龙一豪慢慢松了口气，摸黑跟在男孩后面，心里在想，这里的组织真是布局紧密，严防死守啊，我没有发现目标，倒让目标先发现我了。

到了地库，拐了好几个弯，龙一豪才看见在一个死角处，大概十几个车位的面积，被人用活动板房的材料围成了一个空间，透过接缝，昏暗的灯光隐隐约约漏了出来，同时还有阵阵的争吵声。

正当龙一豪准备推门而进时，突然从侧面窜出了一个黑瘦的男

人，警惕地拦住了他。这时男孩上前和黑瘦男人耳语了一番，龙一豪在边上什么也没有听清，最后他被放行。进了屋，一股香烟的焦臭味混杂着啤酒和女人身上劣质香水味扑面而来，龙一豪瞬间有一种作呕的感受。一个还算貌美的女子，迎上来拉着龙一豪的胳膊，把他带到了个百家乐的转盘边，周围坐着一堆大腹便便、秃头亮脑的男人，有的输得沮丧，有的赢得乐滋滋。无论你赌成什么状态，身边的女子都不停地唆使你继续下本儿，然后一个劲地往你怀里钻。这里无论谁赢，赌场是庄家，赌资百分之十要交庄。龙一豪四下瞄了一眼，扑克、麻将、牌九、色子和猜碗应有尽有。四处走动的人里有赌博者、放贷者、庄家和小姐。

龙一豪随意押了几把，女人在他身边腻腻歪歪，他的心里极其紧张，他在找机会拍照。这时百家乐的转盘停了下来，他的狗屎运来了，居然赢了不少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到他身上。龙一豪浑身开始发热，很不自然地摆放挎包，不时变换着方向，就是为了让藏在包里的摄像机多拍点现场的场景。可是他哪里知道，远处的一个胖坨正在注视着他的细微举动。

因为照相机实在不方便，所以龙一豪在包里装着的是一台摄像机，进门时他就偷偷开机了，各种角度的拍摄，回报社再慢慢截图就可以了。于是龙一豪拿着在百家乐中赢来的筹码，接着在其他台面上继续玩，并且暗中取景，心里既紧张又痛快。在一处坐定后，他慢慢点了一支烟，定定神，想起身再拍一个大全景。正研究时，黏人的女子手里拿着饮料，讨好般地贴在龙一豪的身上，女子的大腿在他的手边不停地滑来滑去，手也伸进了他的衣领里。

“哟，帅哥赢钱了？累了吧？喝杯饮料。晚上带我出去玩玩啊？”女子说着将饮料递给龙一豪。

龙一豪推辞说：“乖，把手拿出来。”

“哎哟，你不喜欢人家啊？”

“不闹好不好？这样不好。”

“你要是不喜欢我就直说啊。我们这里还有其他女孩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介绍给你啊？”

龙一豪转移话题道：“你们这些女孩还出台？”

女子笑着回道：“哈哈。你说得多难听啊。什么出台啊？这里无论输钱的、赢钱的，结束了无论心情好与坏，不都想找个人分享发泄一下嘛？”

龙一豪应声道：“哦，明白了。”

“嘿嘿，你明白什么啊？”尽管说着话，女子依然没有要把手收回来的意思。

这里原来是一个赌博放贷坐台的大集合，输了钱，高利贷借给你；赢了钱，庄家帮你汇款到银行卡上；无论心情好坏小姐都可以陪你度过难眠的黑夜。龙一豪知道，就是这里让多少个家庭背负债务，让多少个男人有家不归。很多没有本钱赌博的人，先是被放贷人诱惑，可以先借贷，等赢了钱再还贷。这一赌还有准儿？还不上钱就押车押房子，连本带利钱数越滚越大，赌博者就被套进了这个毁人心智、敛人钱财的旋涡。债台高筑者输了车子卖了房子，妻离子散。龙一豪脑子里这么想着，内心的使命感也就膨胀起来了，作为记者，自己就应该来捍卫社会正义感。

龙一豪从兜里掏出三百块小费，塞到了女子的手中，推脱掉身边的累赘，准备继续拍摄工作。女子离去，他刚想站起身，肩膀就被一只熊掌般的大手按住，尽管用尽力气，可是身体还是丝毫不能动弹。龙一豪回头一看，然后头也被另一只大手按住，不过他看清楚按住他的是谁了。

没有错，就是那个胖坨。

紧接着，胖坨提溜着龙一豪的脖领，顶在墙壁上，就像在玩弄一只宠物狗。龙一豪被这一举动吓傻了，话都不知道说了，嘴里仅仅是发出了哀鸣声，但是他的手仍然没有放开手里的包，因为他知道，这个包几乎就是一个记者的生命。对于新闻，这就是珍贵的现场纪实。

胖坨大吼：“我靠，你是什么人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拿着包鬼鬼祟祟的，你是记者吧？偷拍呢吧？”

龙一豪辩解道：“什么记者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？”龙一豪拎包的手握得更紧了。

胖坨空出的手一点也没有浪费，直接照着龙一豪的脸就是一巴掌：“把包打开我看看。再给我装傻，我弄死你。”

胖坨说着松开了顶住龙一豪的手，换另一只手一把揪住龙一豪的头发，大象腿照着龙一豪的身上就踹：“给不给我看看包里装着什么？整不死你！”

在胖坨把龙一豪的头往墙上撞第三下的时候，龙一豪的额头和鼻子都流出了血，巨大的疼痛和震荡让他难以忍受，心里面唯一的念头就是，我不能死在这里，只有活着出去，我才能把这些人的丑恶展现在公众面前。龙一豪战战兢兢，双手不停地抖动，慢慢拉开了包上的拉链，一叠百元人民币露了出来。龙一豪以为这样就可以了，哪知胖坨直接抢过包反着提着。钱哗啦啦飘落在地，然后是作为隔挡叠成长方形的报纸，最后是一台偷拍袖珍摄像机咣啷一声落地。

胖坨一脸兴奋，一脚踩在摄像机上，塑料壳发出清脆的噼啪声，碎片散落一地，末了胖坨拿起摄像机的残骸，走到墙角处红色大水桶边，表演似的将摄像机垂直滑落在深深的污水里。最后，胖坨意犹未尽，走到龙一豪身边手脚齐用，陨石般砸在龙一豪的身上。

龙一豪不知道是疼晕了还是累坏了，他慢慢倒在了地上，并且吞了一口口腔里的液体，他感觉好像是腥的。在眼睛闭上的那一刹那，他看见围观的赌徒们还有那群小姐，一个个脸上充满着冷漠和嘲笑。在完全迷糊之前，他的手在裤兜里使劲按了一下手机上的快捷键，那个快捷键的设置是这个高危职业者们共同的习惯，危难时这是唯一的希望。

北京此时已经是午夜了，小区外偶尔划过一束车灯，时而想起寂寞难耐的猫叫声。整个赌场的人们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，笑声和赌具声编织着这个失去理智的音乐会。胖坨和他的手下们，啤酒宵夜吃得不亦乐乎，没有一丝担心龙一豪的生死。

昏睡中，龙一豪感觉脸上有一丝丝凉意，并且头还被人轻微晃着。他微微睁开了眼睛，是那个收了他小费的女子，拿着一个毛巾在为他擦拭脸上的血渍。龙一豪没有说话，眼睛睁开了又马上闭上。

胖坨慢慢走到龙一豪的身边，用脚踢了踢龙一豪的腿，看见没有反应，笑呵呵问了一声：“这小子没有被打坏吧？”

女子摇头。

胖坨乐呵呵地对着对讲机讲话：“哥几个都机灵点，别出事了。”然后他叫身边的几个跟班把龙一豪弄醒以后送出去，并叮嘱以后见到他出现就打出去。胖坨坚定地认为，龙一豪拍摄的证据毁了，场子周边再多放几个暗哨，应该就不会出事。

哗！

一盆凉水浇到了龙一豪的头上，他瞬间清醒。两个胖坨的跟班架着龙一豪向门口移动，并且嘴里还恶言碎语威胁下次再敢来，就打断他的腿。

砰！

大门被踹开。

“不许动，警察。”冲进门来的人们大喊。

龙一豪被一下子抛在地上，头重重地砸在了地上。紧接着所有的参赌人员同时将手边的人民币和筹码扔向空中。躺在地上的龙一豪看着满屋子的钱，就仿佛是在下一场票子雨，而且是倾盆大雨。他在心里陶醉，太牛了。

赌场大乱，众人作鸟兽散。很多便衣和全副武装的民警，麻利地制服了之前耀武扬威的组织者，这其中就有胖坨。一个民警开着电棍，指着胖坨就问：“这里是谁开的？”

胖坨的头摇得和拨浪鼓一样。

警察又指指地上的钱问临近的一个赌博者：“这是你带来的钱吗？”

“不是。我没有带钱。我今天第一次来，就是看看。”

警察又问其他赌博者，得到的答案都一样。

事后龙一豪才知道，应对警察查赌时，赌博者都不会承认自己带钱来玩了，这是狡辩的套路。而那些赌场在一开始组织时，就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掩盖招式，包括培训赌博者怎么在罪证面前装无辜耍心眼，坚决抵赖。

龙一豪完全被搞蒙了，脑袋嗡嗡直响，耳朵里被嘈杂的声音不断轰炸着。他微微侧了侧身体，看见胖坨手抱头蹲在地上用小眼睛瞄着自己这里，他心里有一种胜利者的喜悦。正想着，一个警察走到龙一豪的身边，俯下身体拍了拍龙一豪：“你是报案的人吗？”

龙一豪点了点头。

“110 指挥中心说电话接通了一直没有声音。总台就联系了定位中心。我们辖区所长一猜就是报案人遇到紧急情况了，不方便说话。我们真怕来晚了，你出什么意外。”

“我是青年报的记者，来暗访的。”

“你也够敬业的。”

龙一豪挣扎着起身，旁边的警察顺手搀扶着他。

“你没有受伤吧？需不需要叫救护车？”

龙一豪摇摇头，直起身朝前慢慢迈着步子，晃着身体来到水桶边。他弯下腰卷起袖子，手伸进污水里小心翼翼地探摸着，最后将散了架的偷拍摄像机轻轻提了上来。

一边瞄着龙一豪的胖坨，脸上表情悔恨，恨不得再上去踩两脚。还是刚才那个警察走到了龙一豪的身边，蹲了下来兴奋地问：“你偷拍到刚才的场景了吗？”

“我想应该拍到了。”

警察有一丝惋惜：“可是你看摄像机都碎成这样了，而且还被水泡过了，里面的影像资料还能保存下来吗？”

龙一豪没有回答，双手非常小心地整理着摄像机残骸。当他翻出断成两半的DV带子以后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他扭过头冲着警察说：“别看摄像机碎了，带子断了，只要里面的磁条没有破损，我们社里就有办法用特殊的机器读出里面的影像。”

当天晚上一共收缴赌资六十多万。所有参与赌博的人员全部被带回辖区派出所。龙一豪回到报社整理好偷拍的资料，截取了几张不同角度的图，刊发在报纸的显要位置，然后他刻了一张光盘亲自送到了派出所，作为当天晚上赌博现场的证据。因为表现出色，社里领导特地给龙一豪派发了当月特殊奖金。

龙一豪离开报社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夜里10点，拖着疲惫的身体他回到了住处。于联海看见他脑袋上的伤，心惊胆战地追问他是不是在外面惹了哪个仇家。龙一豪看他还是一副懦弱的样子，搪

塞之后就回自己床上躺着了。这一躺下来不要紧，浑身疼痛尤其是脑袋，辗转反侧困得不得了，可是身体难受又睡不着。龙一豪叫于联海下楼帮他买一瓶安定片，吃了两粒迷迷糊糊算是睡了。

于联海在电脑边整理着报表，领导交代他下星期公司要进一批电子产品，报表里要整理出市场上至少三个卖场的报价。于联海写了一半，突然想起龙一豪，他有点担心，于是他悄声推开房门来到龙一豪的床边。借着微弱的台灯，他看见龙一豪满脸通红，额头上全是汗，用手一摸脑门烫得像一个炒锅，可是汗珠却是冰冷的。于联海知道龙一豪这是发高烧了。

于联海没有迟疑，背起龙一豪就下了楼。出租车在朝阳医院停了下来，于联海扶着龙一豪走进了急诊大楼。一阵忙乎之后，医生开了退烧药，于联海这时才知道，龙一豪不光是头上受了伤，而且身上也有多处瘀伤。在观察室里，小护士温柔地给龙一豪扎针输液。于联海坐在旁边的凳子上，满身是汗的他靠着墙，瞬间一阵刺骨的凉意布满全身，于是他微微松了口气。于联海看着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受了这么大的欺负，心里真不是个滋味。他记得从小时候到现在，他和龙一豪两个人之间，一直是龙一豪在扮演着一个强者，而他自己往往就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弱者。

身体实在支撑不住的龙一豪睡着了。于联海情不自禁地拉住龙一豪空出的手，脸俯在床边，他感觉到巨大的冰冷和无助。一旁的小护士瞅了一眼于联海，然后目光落在了他的两只手上。小护士强忍着脸上的一丝鄙视，默默地走出了观察室。在门外的护士站，几个值班的小护士偷笑着窃窃私语。

“我刚才在观察室给那个帅哥输液，本来印象不错，后来和他一起来的哥们儿，居然拉着他的手不放，脸上一副好担心、好心痛的样子。哈哈……”小护士说着话，忍不住小声地笑了起来，并且